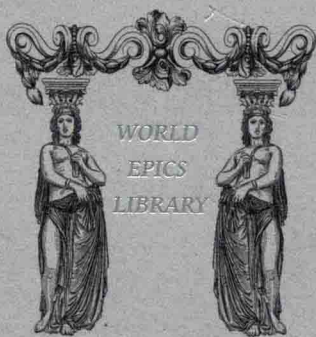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The Epic of
Sun-J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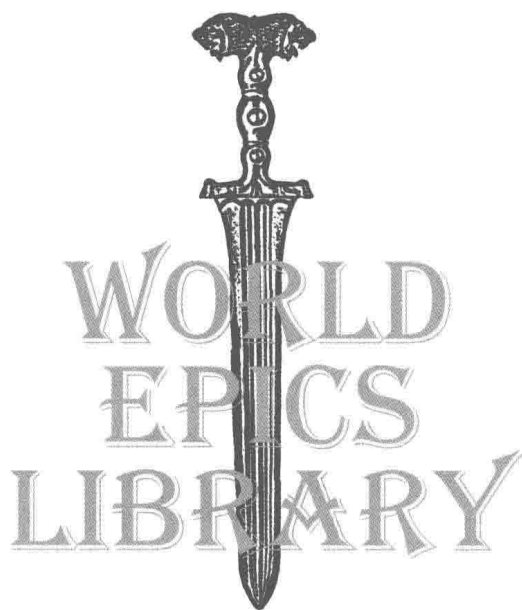
松迪亚塔

佚名/著

李永彩/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英雄
史诗译丛



松迪亚塔

佚名 著 李永彩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松迪亚塔 / () 佚名著; 李永彩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2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ISBN 978-7-5447-7589-2

I. ①松… II. ①佚…②李… III. ①英雄史诗 —
作品集 — 非洲 IV. ① I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788 号

松迪亚塔 佚 名 / 著 李永彩 / 译

责任编辑 张媛媛
特约编辑 施梓云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89-2
定 价 8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译 序

李永彩

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远古时代,当欧洲还被冰雪覆盖的时候,居住在撒哈拉的古代居民就已经过着人类早期的文明生活。到公元前 5000 年前后,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古埃及的早期文明,并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在西非,特别是居住在西苏丹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就在尼日尔河上游一带独立地发展起了农业文明,据说世界上约有 250 种农作物起源于西非。埃塞俄比亚的早期居民在公元前 1000 年或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已经进入了以巨石建筑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埃及开始冶铜;及至公元前 7 世纪,埃及各地普遍使用铁器工具。埃及邻国苏丹境内,冶炼和使用铁器几乎与埃及同步进行,著名的麦罗埃成为古代非洲的冶铁中心。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 500 年,西非人民已经发明自己的冶铁技术。后来,随着班图人的迁徙浪潮,铁器由西非传入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公元前 5 世纪前后,铁器的使用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十分普遍了,大大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非洲社会也在不断发展,虽然各地不平衡,还是从部落发展为氏族,继而形成民族。非洲人民在广阔的非洲大地上建立了许多国

家：埃及王国、麦罗埃王国、阿克苏姆王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刚果王国，还有豪萨诸城邦和僧祇诸城邦等。他们，正像后来考古发现的那样，创造了古埃及文明、麦罗埃文明、诺克文化、斯瓦希里文明、豪萨文明、伊费文化、贝宁文化、刚果文化、大津巴布韦文化、马拉维文化和马蓬古布韦文化等。非洲确实具有无比灿烂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传统。

这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起初，生产力低下，人类处在幼年时期。人类企图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其中包括人类自身），进而想征服自然力和支配自然力，于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种形象被称为神，有诸多的自然力就有诸多的神，而且还有最高神。诸神和最高神有活动有行为，原始人开始用语言把这些活动行为编织成故事，流传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话。神话是神的世界，神是主宰。

随着人类的成长，由使用石器变为使用铁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逐渐由采集转为狩猎，甚至开发农业；社会也在进步，由部落发展为氏族，进而形成民族和建立国家。其间，出现了许多非凡的人物：有的是部落酋长，有的是打猎能手，有的是民族英雄，有的是王国的缔造者……他们都做出了非凡的业绩，或在武功方面超过常人，或在创造和推进文化方面有非凡的成绩。人们把他们视为英雄，对他们无限崇敬，并且赋予他们以神力，于是产生了英雄故事。换句话说，幻想和现实相互交织，神话和历史紧密结合，随之产生了古老的艺术杰作——史诗。

史诗是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史诗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

的古代长篇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害、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业绩”。^①《大美百科全书》第十卷说,史诗是“叙述伟人重大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语调高昂,涵盖面极广,影响很大”,“就其规模来说,史诗不限长度,写作范围可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的秩序,历史传说,甚至涉及幻想和超自然界”。^②笔者认为这两部百科全书的界定都有道理,综合起来看,史诗就是叙述传说或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超乎常人的伟大业绩的古代长篇叙事诗。

非洲史诗就是非洲各地人民的史诗。令人遗憾的是,古代埃及没有史诗。因此非洲史诗实际上指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史诗。

非洲史诗的存在

提到史诗,人们首先想到希腊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形成于公元前 900—前 750 年)。其实,世界上最早的史诗是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然而,直到 1872 年发现洪水泥板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它才被认可。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有史诗,有的学者持肯定态度,有的学者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露丝·芬尼根女士就持否定态度。她在 1970 年出版的《非洲口头文学》中说过这样的话:“史诗通常被认为不识字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 932 页。

② 《大美百科全书》,1994 年中文版,第十卷,第 177 页。

民族的典型的诗歌形式。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没有被非洲的证据所证实。至少就更明显的意义,即‘相对长的叙事’的意义来讲,史诗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且不说(书写的)斯瓦希里语‘谭兹’(即史诗——笔者注)之类的形式,后者归因于阿拉伯文学的影响。”^①且不说非洲有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中最重要、最高雅的形式,在芬尼根女士下这个断语之前或之后在非洲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在重大场合吟诵演唱,而且出现在文人的笔端。就是经过整理出版的史诗,也为数不少,令人瞩目。早在1949年,欧洲人类学家就发表了刚果史诗《里安加》;1960年,几内亚作家D. T. 尼亚奈整理出版《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1969年,西方学者D. P. 比布克和K. 马梯尼整理并翻译出版《姆温都史诗》;1974年,查尔斯·伯德整理并翻译出版《塞杜·卡拉之歌》和第一卷《坎比利》;1977年,尼日利亚作家C. P. 克拉克整理出版《奥兹迪》;1979年,南非祖鲁族作家M. 库尼尼用祖鲁语写成《恰卡大帝:祖鲁史诗》,尔后亲自译成英文,在1980年出版。至于《李昂戈史诗》,早在13世纪就在民间流传,后由穆罕默德·基儒马整理加工成书;另一部斯瓦希里语史诗《赫列卡利史诗》,据说由布瓦纳·姆威戈整理成书,有一份手稿现存汉堡,注明时间为1728年。全诗有1150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四个诗行。应该说,这部史诗年代久远,是“相对长的叙事”。

可是,露丝·芬尼根女士还是坚持说:“总而言之,史诗似乎不是非洲的典型形式。当然可以找到一些例外的情况……但是几乎所有的例子都需要进一步的阐释。而

①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 108.

且,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洲的北部和东海岸有许多受到阿拉伯影响的历史叙事的存在。”^①毋庸讳言,《赫列卡利史诗》采用了阿拉伯题材,叙述先知及其同僚的功绩。正像前苏联学者伊·德·尼基福罗娃等人指出的那样:“在欧洲研究人员研究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早期阶段(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情节和哲学上),便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文学只不过是阿拉伯文学的分支罢了。今天不能认为这种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引进外来的题材和情节,并不影响许多国家文学(例如古俄罗斯文学)的民族特性。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②其实,《贝奥武甫》早在6—7世纪就以口头形式在日耳曼族聚居的北欧沿海流传,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把它带入英国,8世纪初具文学规模,10世纪由僧侣修订,也就是后人所看到的本子。可又有谁说《贝奥武甫》不是英国的史诗、英国的文学呢?

芬尼根女士又在《非洲口头文学》的另一个地方说:“在形式上,‘谭兹’(史诗)是以阿拉伯为范式写的。”^③中国学者仲跻昆教授指出:“阿拉伯古诗没有史诗、诗剧的形式。”^④既然如此,焉有师从阿拉伯诗歌范式的道理?斯瓦希里语研究专家简·克纳坡特说得更明确:“斯瓦希里语韵律体系和诗歌形式中没有阿拉伯诗体学的痕迹。斯瓦希里语文学最广泛的分支乃是史诗。这完全是斯瓦

①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 110.

②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10页。

③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 174.

④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上),1995年版,第256页。

希里人的独特发明,因为阿拉伯文学中没有史诗。”^①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芬尼根女士对非洲史诗抱有偏见,但至少可以说她无视非洲史诗或者眼界太狭隘,因为她是研究非洲口头文学的专家,史诗乃是非洲口头文学中最高雅的形式,客观存在。

非洲史诗的保存

史诗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或民族初步形成或国家建立时期,通过口耳相传保存下来,其中经过许多个世纪。在保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格里奥特又译格里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世代相传的诗人、口头文学家、艺术家和琴师的总称。在殖民化以前,一部分格里奥特进入宫廷,担当王室要人的史官,他们记下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和国王的王法准则,有时传诵原有的史诗或创作有关国王或头领的史诗。还有一部分格里奥特成为行吟艺人,他们带着简单的乐器周游四方,演唱原有的史诗;他们也善于把枯燥的历史事件、伟人事迹编成史诗。他们被称为语言大师。他们既是风俗、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传诵者,又是民族文学的保存者,当然他们也传诵和保存了史诗。每个王国每个村庄都有这类人。别看他们不识字,他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正像当代马里学者 A. 哈姆帕特·巴在《逼真的传说》中指出的那样,他们记忆的材料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像给留声机唱

^① Jan Knappert: *Four Centuries of Sux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 (1979), p. 19.

片灌音一样,应予记忆的材料一举便铭刻在传统主义者的记忆中,它全部继续留存脑海,永远可资利用”。^① 他们正在当时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殖民者入侵非洲之后,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的地位受到贬抑,但是他们在保存史诗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学家、旅行家、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也从他们和其他讲故事的人那里记录一些传说故事,其中包括史诗。客观上,这些记录也起到保存的作用。由于这些故事或史诗被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则有更多的人了解非洲的史诗。大致说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曾出现过一個搜集、整理、记录口头文学的阶段,其中包括史诗。其间,也有的史诗文本被掠走,比如上面提到的《赫列卡利史诗》,至今保存在汉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搜集、整理、记录非洲口头文学的阶段,其中包括史诗。如英国女学者戈登·英尼斯整理、翻译和出版《松迪亚塔:三个曼丁凯版本》(1974);美国学者约翰·威廉·约翰逊亲自到马里实地记录、整理、翻译、出版《松迪亚塔史诗》(1979);还有一位西方学者丹尼尔·P.比布克亲自到刚果作实地研究,在当地行吟艺人的帮助下,记录了《姆温都史诗》,而且有四种版本,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版。非洲学者尽心尽力记录和整理,出版了《盖西瑞的诗琴(索宁凯人史诗)》、《凯卡拉(富拉尼人史诗)》、《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李昂戈史诗》等。有些史诗还有多种版本,例如《松迪亚塔史诗》,我的朋友,美国非洲学专家南希·J.施

①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转引自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122页。

密特女士在 2001 年 2 月 13 日来信中说：“这部史诗至少已出版 37 个版本。”就笔者所见，也有三四个版本，有的搜集于马里，有的搜集于冈比亚，有的搜集于几内亚。因为古马里帝国的领土广及今日的马里、冈比亚、几内亚等国家。总之，除了口头流传以外，书本又赋予非洲史诗以新的保存形式，而这些书本形式都是根据世传格里奥特或说唱艺人的口述演唱整理出来的，再经过英文或法文的转译，传至五大洲。

非洲史诗类型

非洲人民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了许多史诗。就其类型来说，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史诗一样，分为两大类型：口述史诗和文字史诗。

一、口述史诗，以语言为载体，多是不识字的人集体创作，通过格里奥特或其他讲故事的人演唱或吟诵，甚至加工，逐渐传播开来，又经过若干年代或若干世纪的口耳相传，最后被整理、加工而成。当然，在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赋予史诗人物以神性，增添许多传奇色彩，使他们成为非凡的人物，做出常人甚至人类不可能做出的丰功伟绩。用高尔基的话来说：“英雄史诗是人民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要求的宝藏。于是，神话与史诗结合起来，因为人民创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精神的一切能力赋予这人物，使他能与神对抗，甚至把他看作与神同等。”^①

^①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见《文艺理论译丛》（一），1975 年版，第 145 页。

有的史诗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比如:《松迪亚塔史诗》的主人公就是 13 世纪马里帝国的开国元首松迪亚塔(1230—1255 年在位)。是他被他哥哥(实际上是弟弟)曼迪国王驱逐出境,备受艰难,是他应人民的要求,打败残忍的苏苏国王苏马姆汝,恢复社稷,建立了强大的马里帝国。《坎比利史诗》则歌颂了萨摩里·杜尔的传奇世界。萨摩里·杜尔是曼丁哥人,行伍出身,笃信伊斯兰教。他不但在 9 世纪末建立以比桑塞古为首都的中央集权国家乌阿苏鲁,而且积极领导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达 12 年(又说 17 年)之久,最后被俘,囚禁而死。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有的史诗则以历史传说为根据。比如:《李昂戈·富莫的传说》就是一例。根据威廉·希金斯的说法(见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未发表的打字稿 *Liongo the Spearlord*),李昂戈是斯瓦希里人的民族英雄,生活在 1230 年以前。是年,篷特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征服了李昂戈的家乡尚盖(Shanga)。李昂戈西行,成了奥兹河下游地区即僧祇七城邦(Kwa, Mwana, Unguam, Mwitu, Ukanga, Kau 与 Shaka)的统治者。李昂戈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西方学者简·克纳坡特在他的专著《四个世纪的斯瓦希里诗歌》(*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中,把几百年来一直在东非沿海地区流传的 548 行诗归于李昂戈的名下,并且分列为 18 个题目:酒赞美诗、洗浴之歌、豹子之歌、荒原之歌、感激之歌、追逐之歌、穷人之歌、鲍里王李昂戈、弓箭歌、婚礼歌、其他婚礼歌、爱情之歌、姆瓦纳·蒙戛颂歌、沙达之歌、李昂戈之歌、安乐树之歌、椰树歌、献给椰树姑

娘的小夜曲以及李昂戈绝命诗。^①并且强调说：“李昂戈的歌以及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史诗材料属于伊斯兰教之前的传统，非常班图的，或许有些伊利安人的影响。”^②后来，穆罕默德·基儒马对这个民间创作中的英雄人物李昂戈的历史传说进一步加工，遂成了《李昂戈史诗》(1913)。^③《姆比盖的传说》是斯瓦希里人的文化超人的故事。姆比盖清除有害的野兽，保卫城邑，保卫牛羊，为病人治病。他会魔法，会种植，而且能施放浓雾，同云彩谈话。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第四代孙死于1896年，但上述奇迹则是后人添加的。^④

还有的史诗是依据民间传说创作的，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赞颂社会所尊崇的优秀品质。其中最著名的史诗是尼日利亚南部伊卓族史诗《奥兹迪》和刚果东部尼昂加人的史诗《姆温都史诗》。^⑤前者的主人公是奥兹迪。他的父亲被一群同乡人杀死。他在父亲被谋杀后出生，很奇妙地发展起来，又把暗杀者一个一个地雇用，借助巫师祖母的超人般的帮助，把他们全部杀死，后来又把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人物杀死，最后把天花大王和他的扈从砍个粉碎。他自称至高无上，并为此乐不可支。因为无仗可打，他放下征伐的剑，恢复了社会的和平。后者的主人公是姆温都，因受到父王的不公平处置，转战陆地、水

① Jan Knappert: *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 (1979), pp. 60—101.

② 同上，第102页。

③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15页。

④ Alice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the Bantu* (1933), p. 130.

⑤ Oyekan Owomoyela: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1979), p. 6.

中、冥界和天空,消灭各种敌人,最后又把对手们复活,救助一些人,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和美德。

二、文字史诗,以文字为载体,是有作者署名的文人创作。在内容与叙事方式上以口述史诗为范式,且有创新。他们赋予人物以传奇性或神性。

最早的宗教史诗则是斯瓦希里人的三大史诗:《哈姆齐牙史诗》、《赫列卡利史诗》和《英基沙非》。

《哈姆齐牙史诗》(*Hamziya*)是斯瓦希里文学中最古老的伊斯兰诗歌,有 480 对联句。原诗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也有人说是用尼昂兹语创作的),内容取材于 7 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哈姆齐牙”一词是阿拉伯语诗歌最后一行的韵脚。蒙巴萨的赛义德·阿布达鲁斯根据原诗的题材用斯瓦希里语进行了新的艺术加工。该史诗于 1652 年在篷特宫廷完成。作者在诗中极力歌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详尽地叙述了阿拉伯穆斯林克敌制胜的经过,旨在启迪东非人民只要团结协力,共同奋斗,最后一定能推翻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①

《赫列卡利史诗》(*The Epic of Heraklios*),据说由布瓦纳·姆威戈整理而成,在仅有的一份手稿上注明的年份是 1728 年。史诗的主人公赫列卡利皇帝(610—664 年在位),是一位卓越的统帅和政治家,曾经胜利地击退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进犯,但抵挡不住阿拉伯人的强大兵力,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位拜占庭皇帝终于被迫将叙利亚割让给阿拉伯人。这部史诗也描绘了阿拉伯人夺取叙利亚(638 年)的一段情节,不过,它照例不受史实所束

^①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1993 年版,第 413 页。

缚,例如,史诗把公元 632 年死去的穆罕默德写成了主要人物。史诗的作者尽情地歌颂先知的朋友,贬斥先知的敌人。有些学者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揭露伊斯兰教的敌人,实际的原因就是因为葡萄牙人在东非沿海一带搞殖民化。史诗中确实含有对基督教信仰的全面批判。^①

《英基沙非》(*The Inkishafi*)是在篷特写出的最后一部伟大的诗篇。作者是哈德拉毛移民望族出身的萨义德·阿卜达拉赫(?—1820)。他目睹篷特苏丹的王宫废墟,哀叹苏丹们的命运,在诗中劝人要笃信宗教,不要追求尘世的享乐,情与理交融,娓娓而谈,颇能吸引人。因此该史诗甚至至今仍能广泛流传,而且成为后来写这类主题史诗的蓝本。

斯瓦希里人具有伟大的史诗传统,及至 20 世纪,他们又以重大历史事件创作了三大史诗。1905 年左右,赫麦德·阿布达拉赫(生卒年代不详)写出《德国人对斯瓦希里海岸的征服》(*The German Conquest of the Swahili Coast*, 1897),用一种非洲同阿拉伯结合的观点描述了阿布希里战争。阿卜杜勒·卡利姆(生卒年代不详)写出《马及马及起义史诗》(*The Epic of Maji Maji Rebellion*, 大约写于 1912 年),则站在勇敢的被压迫者的地位上,采用一种民族的而非部族的视角叙说了由金杰凯特勒·恩格威尔所领导的 1905—1907 年间抵抗德国殖民主义的马及马及战争。^② 斯瓦希里语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夏巴尼·

①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 年版,第 16—17 页。

② 伦纳德·S. 克莱因主编,李永彩译:《20 世纪非洲文学》,1991 年版,第 288 页。

罗伯特(1909—1962)还写出了不朽史诗《为自由而战的史诗》(*The Epic of the Freedom War of 1939—1945*),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诗 3000 个诗节,1.2 万行。

非洲人非常重视和尊敬伟大的历史人物。因此,作家们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创作史诗,歌颂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里举出两部影响最大的史诗。“图库勒尔人(富尔贝人的一支)哈吉·奥马尔(1794—1864),通过发动圣战而先后灭掉富塔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三个伊斯兰教长国和塞古、卡尔塔、马西纳等国家,建立了以塞古为中心的图库勒尔帝国(Tukulor Empire)。”^①“穆罕默德·阿留·迪亚姆(约 1830—1911)于 1890 年在塞古用富尔德文写成一部长达 1189 节(每节是一联句)的史诗(*La Vie d' El-Haji Omar*),详细叙述了他的宗师哈吉·奥马尔的生平事迹。”^②恰卡(1787—1828)是祖鲁民族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 19 世纪黑非洲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原是祖鲁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儿子。他出生后,他的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他在耻笑中长大。1800 年他投奔丁吉斯瓦约。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善战,得到了丁吉斯瓦约的信任与重视。1816 年,父死,他得到了丁吉斯瓦约的武装支持,继其父为酋长。丁吉斯瓦约死后,他又继承姆塞斯瓦酋长的职务。后来,他把各部落统一成祖鲁帝国,进行了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抗击白人殖民主义,后被异母兄弟丁刚所杀。据说,他在遇刺弥留之际对他的弟弟们说:“白人已经来了。”^③于是,出现许多

①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1993 年版,第 49 页。

② 同上,第 54 页。

③ A. T. Bryant 语,参阅里特著《恰卡祖鲁》,英文版,第 349 页。

有关恰卡的传说、歌和民间故事。祖鲁族作家 M. 库尼尼根据历史和传说用祖鲁语写下不朽的史诗《恰卡大帝：祖鲁史诗》(1979)，并亲自译成英语，于 1980 年出版。这部有关祖鲁帝国崛起的史诗，的确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除引言外，包括 17 卷，1.634 万行诗。史诗也体现了诗人的创作意图：表现恰卡“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希望通过这部民族史诗表现人类的一般经验”，“强调人的完整与统一”，“并在史诗中表现恰卡希望同邻近的民族和平生活在一起、尊重白人商人的风俗习惯”，也体现他对恰卡的宫廷诗人马格尔瓦尼的尊敬，他认为后者是“非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史诗中吸收了马格尔瓦尼许多赞颂恰卡的诗。这部史诗既证实祖鲁族伟大的过去，也证实未来民族解放的必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非洲史诗的基本特征

迄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非洲具有伟大而悠久的史诗传统。非洲史诗同世界各地的史诗一样：讲述英雄业绩，歌颂人类伟大，语调高昂，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感，预示着英雄的殒没，善于利用夸张、比喻和被称为公式的现成套语。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肯·L. 古德文在评论《恰卡大帝：祖鲁史诗》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气势恢宏的诗作，像库尼尼的大多数诗作一样，先用祖鲁语创作，然后删去有关历史的学术材料，再译成英文。它具有许多口头史诗——在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南斯拉夫、马里